

/// 岁月静思

难忘儿时坐船去县城



■章铜胜

以前,我家在长江中间的江心洲上,去县城里,需要坐船。在童年的记忆里,我是喜欢船、也喜欢水的,总觉得坐船看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虽然一年也去不了几次城里,可每一次去,都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所以,现在说到城市,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儿时坐船去县城的一些记忆。

记得过去每年清明节时,我们全家族总是要去城里一趟的。准确地说,不是去城里,而是去离城不远处的山上,那里有着家族的坟。在梨花飘飘

的季节里,我们都要去那儿,给逝去的亲人们扫墓。那时,我年纪还小,并不懂得太多祭奠背后的深层意义,只是跟着大人们一道,像是出门踏青一样,内心充满了欢喜。好在和我有一样想法的小伙伴还不少,我们坐在船上,看一江碧水、一岸青山、一岸长洲,嬉嬉闹闹,甚是有意思。更有趣的是,在山上,我们可以采许多映山红、映山黄,还有白色的碎米花、萝卜丝花,且在这过程中,没有人来管束我们。回来时,照例是要坐船的。我们每个孩子手里都捧着一大捧红的、黄的、白的花,从跳板上船,像一个个凯旋

的英雄般,坐在船舱里。孩子们之间又多了一件事情可做了,那就是互相看看别人手中的花,比较着,但总会觉得自己手中的那一束花才是最好看、最合心意的。后来,我读一位近代作家的文章,才知道,在吴越水乡的清明节,人们也是坐船去扫墓的。他们要隆重、铺排得多,也讲究得多,可并没有我童年时那般自由自在的乐趣。

夏天里,所有的景观比春天更茂盛、更张扬,西瓜也高调上市,成了水果摊上名副其实的主角儿。以前,我家每年都要种许多西瓜,并把质量好的

用船运到县城去卖。所以,夏天时我是不愁没有机会坐船去县城的。通常是在地里的西瓜快要被摘光、卖光的时候,母亲会在某个周末带我去一趟县城。从码头上船,经过一段时间的晃悠悠,我们母子俩带着一袋子数量不多的西瓜到了县城。下船后,我和母亲先租了板车到街上卖西瓜。天热需求大,本来就不多的西瓜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卖完了。卖完西瓜,母亲顺便带我在街上逛逛,买些生活必需品,也为我买一身换季的衣裳和一根香甜清凉的冰棒;有时甚至还会为我买一点饼干之类的解馋零食,这是我最盼望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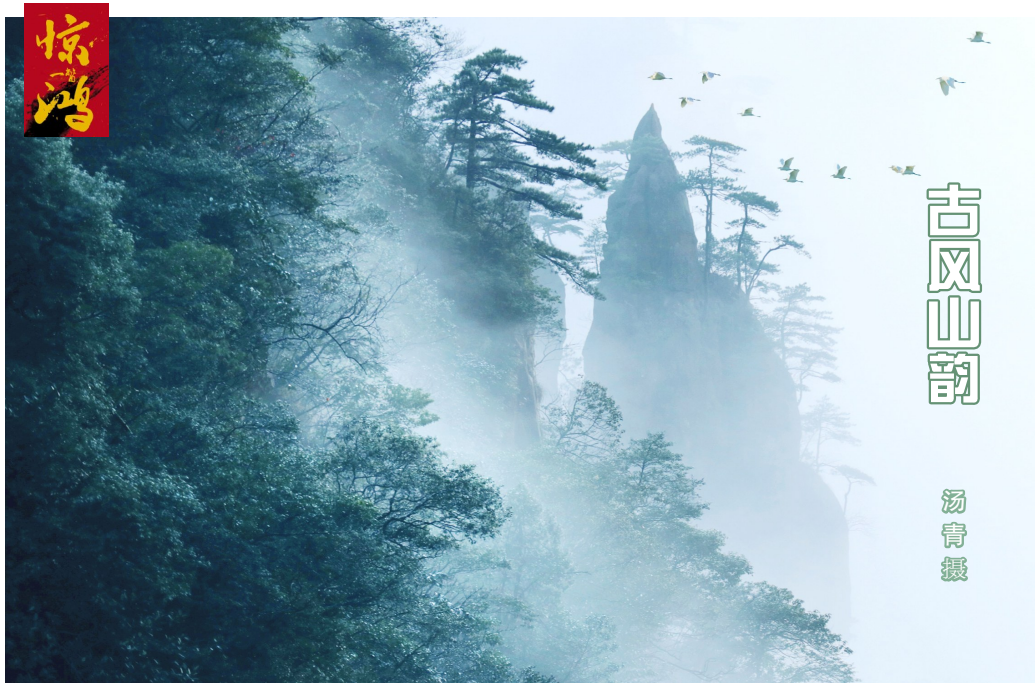
秋天的时候,家里收庄稼很忙,大人没要紧事的话一般是不会去县城的;即使是家里有人去县城,也只为办事,不会带着我去。所以对于县城秋天的样子,儿时的我一直很茫然。

春节临近,要准备年货,父母少不得要去几趟县城。经不住我的缠磨,他们也会带着我去一趟。去县城的经历,是春节期间,我可以在小伙伴们中间吹嘘的事情。有一年腊月,我和母亲一道去县城买年货,在大街上逛了大半天,到下午时,才将要买的东西都置齐了。往回走的时候,在一处花摊前,我和母亲几乎是同时看中了一盆开得正好的粉茶花——泥黄色的陶质花盆里,栽着一棵不大的茶花,叶色翠绿油光,已经开了有七八朵花了,

枝上还有六七个花苞;已经开了的茶花呈浅浅的粉色,花朵大概有我的手掌那么大。我伸开手掌,对着茶花比划了一下,回头跟母亲说:“这花真大,真好看!”母亲并没有回答我的话,但在她的眼里,我看到了一丝欣喜和怜爱。母亲问了声:“这盆茶花要多少钱?”卖花人说:“这么好的茶花要五元钱呢!”我看见母亲的眼神慢慢黯淡下去,知道她是舍不得花五元钱买这盆茶花,便不敢言语,默默地跟着她离开了那个花摊,回到码头上,准备坐船回家。

彼时,往返县城的船次不多,每天只有几班船。离开启航还有一段时间,我和母亲坐在船上等着,都不说话。母亲见我不高兴的样子,还是打破了沉默,试探着问:“要不,我们把刚才那盆茶花买回家吧?过年也添点喜庆。”我见母亲这样说,马上就开心地笑了起来,随后和母亲一起下船,直奔花摊而去。我们是一路小跑着去的,等我捧着那盆茶花回来的时候,船还在那儿泊着,像是等着我们和那盆茶花一样。我把茶花放在船头上,蹲在旁边,用身体小心地护着它,不让它被风吹着。船开了,岁近了。

时隔数十年,我还记得那个捧花回家的下午以及儿时那些坐船去县城的时光,它们都像那盆粉色的茶花,停留在了恬静、淳朴的时光里,那样美好,韵味悠长。



/// 闲思随笔

劳动的味道是甜蜜的

■马亚伟

我大概七八岁时,刚刚能拿得动扫把,母亲让我扫院子。我几乎是双手抱着扫把,吃力地一下一下扫起来。忙了半天,院子终于被我扫得干干净净了。

母亲看到我扫的院子,欣喜地说:“闺女长大了!”说着,她打开柜子。那时我家使用的是老式木柜,长方形,上下一体,底很深。母亲总是把好吃的、好用的“宝贝”藏在柜子最底层。只见她踮起脚,弯着腰,很费劲地从柜子底层摸来摸去。终于,她摸出一块糖。那时孩子们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糖。母亲晃着手里的糖对我说:“这是奖励你的!因为你勤快,把院子扫得这么干

净。以后你长大了,也要做个勤快的人!”

那块糖真甜啊,甜得似乎多年后还留有余味,我每每想起来都要咽一下口水。甜蜜的味道迅速滑上舌尖,满口都是浓浓的幸福滋味,使人心花怒放。甜味似乎在嘴巴里发酵,变得悠长绵密,很值得回味。甜的味道对孩子来说是莫大的诱惑,尤其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稀少而甜蜜的糖果胜过珍宝。

我之所以对那次吃糖记忆深刻,还因为那是母亲对我劳动的犒赏。我完成了一项劳动任务,付出了辛苦;而母亲给予我的是肯定和奖励。尤其这种奖励,是看得到、吃得着的。抽象的劳动味道,就这样被母亲具体化了,她用糖果帮年幼的

我完成了对劳动的认知。因为年龄还小,我尚不懂得成就感的滋味,只是单纯觉得劳动之后能得到甜蜜的奖励,就是莫大的幸福。劳动的味道,对我来说便是甜蜜的。

或许就是从那时起,我爱上了劳动。因为我知道,劳动之后就会有甜蜜的奖赏。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开始跟父母下地割麦子。割麦子很累,我割不了多少,但父母觉得割麦子对我来说是一种历练,坚持让我去。天很热,我挥汗如雨,脸都花了。母亲看到我的样子,心疼地说:“一会儿割完了麦子,妈给你做好吃的。说,想吃啥?”我擦了擦额头的汗,脑子里飞快地想起各种母亲做的美食。但在我的认识里,只有甜才是对辛苦劳动最好的慰

藉。于是我对母亲说:“妈,我想吃你蒸的糖包!”母亲笑着说:“好!”有了糖包的诱惑,我咽了下口水,干起活来更有劲了。母亲蒸的糖包真是好吃啊,咬一口糖馅儿就流出来了,弄得我急忙舔手指,不肯浪费一丝甜。那时我感觉到,掺杂着劳动色彩的糖包,似乎比以往的更甜。

母亲在我人生的初期,有意无意向我传递着一种意识:劳动的味道是甜蜜的。

多年后,我参加了工作,始终保持着勤勉的态度。有时为了一项工作,我会全情投入,忙到深夜。工作忙完,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,我心底总会油然而生一股甜蜜的幸福感,疲劳顿时一扫而光。很多时候,我习惯在辛勤工作后奖励自

己一块巧克力,对自己说一声“好样的”。后来我开始写作,依旧勤奋,笔耕不辍,不敢懈怠。有的朋友问我:“为什么工作之外还总给自己安排这么多活儿呢?多累啊,休息休息不好吗?”但我并不觉得这有多艰辛,自发的劳动更值得肯定,劳动的过程是充实的、收获是甜蜜的。当我写出满意的文章,看到自己的文章被选用发表、精心准备的书籍出版时,都会觉得心里甜丝丝的,就像当年母亲奖励我的糖果的味道一样。

劳动是生活的主题,劳动随时在启动。从总体来看,有劳必有获,劳动的味道是甜蜜的。奋斗不息的人生有了甜蜜的味道来支撑,我们就会多一点幸福和希望。